

庄杰孝海洋文学系列

长篇小说卷

女海盜

Mei Hai Dao

庄杰孝◎著

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庄杰孝海洋文学系列

长篇小说卷

女海盜

庄杰孝◎著

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女海盗 / 庄杰孝著. — 北京 : 中国文史出版社,
2016. 1

(庄杰孝海洋文学系列·长篇小说卷)

ISBN 978 - 7 - 5034 - 7190 - 2

I. ①女… II. ①庄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290897 号

责任编辑: 蔡晓欧 马合省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史出版社

网 址: <http://www.chinawenshi.net>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: 100811

电 话: 010 -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(发行部)

传 真: 010 - 66192703

印 装: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787 × 1092 1/16

印 张: 19.75 字数: 300 千字

版 次: 2016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39.80 元

文史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文史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。

目 录

女海盗

1

海莲花

163

女 海 盜

野娟热灼灼的神思,随着电闪闪的目光飞向前方宏浑的海洋了!

这座海洋,真像春情勃发的又野又美的咸水女,正以令人触目惊心的疯姿狂态,宣泄着渺渺滔滔的情感。看啊,她那壮硕丰伟的身躯,用碧熠熠飘飘猎猎的绸衣裹覆着,仰天躺在广袤的海涯。极目眺望,这碧衣遮覆的血肉玉躯,充满着奔涌的热血、膨胀的肉体、冰玉般洁美的肌肤、刚强坚韧的筋骨和火一样旺烈的青春活力,这一切都在进行着激烈的狂情的动作。一座座圆拱形的碧色峰峦,是她的突起的香乳、丰腮、高额和肉棱子,那一股股白花花的湍流,正是她的粗壮的坚韧的刚硬的肉筋,其间的条条流束又似筋条在激烈地扭拧着弯曲着。这肉筋活脱脱地显示着全身躯的粗野和美丽。

豆蔻年华的野娟原名刘阿娟,是渔家富翁刘橹头的女儿,从小失去母亲的管束,被父亲惯成放荡不羁的野海一般的性格,渔家号为“野娟”。刘橹头已经一把年纪,闯风荡浪赚咸水钱的活计,对他像老船驶海暴一般艰难,他把海洋产业一分为二,分别由儿子刘香火和女儿野娟掌管,准备等他们兄妹俩能够熟船熟橹地驾驭产业时,把所有权都交给他俩。但老人对性格海野的小女儿不放心,常常代替小女儿掌舵驶船。今天,他又替野娟载着满舱的鱼虾,上海市“竞争”赚钱。眼瞧着海洋风暴突兀刮起,野娟跟哥哥刘香火招呼了一声,出海迎接老父亲。她到海面漂了良久,没有发现父亲的帆踪船影,却陷在猛势的海暴里。

野娟的乌橹船漂泊的海洋,渔家叫它飞鲸海。飞鲸海虽然领域辽阔,气势磅礴,性情野悍,四周却有一圈险礁恶滩围绕着,那一座座礁滩叫海盗洋、翻船湾、狂鲨泊、刺天礁、黑水洞……礁矾峥嵘,水滩黝深,凶险骇人。

野娟在乌橹船纵情荡性的时候,刺天礁的滚浪水道,漂出一艘劫船杀人的海盗船,向着野娟的乌橹船急腾腾地冲来。船上有两个渔民装束的海盗,

尖锥形的篾丝挟棕片的笠斗遮没了大半个脸庞，一身穿着漫过黄色木茹汁的斜襟防浪衣，下身套着长筒直达臀部的黑水靴。个子稍高的在舵位掌船，另一个在船头挥着尖刺刺明晃晃的双股鱼叉，朝着野媚威吓吆喝：“发情的美女鱼，渔老子今天要尝鲜了！咯咯……”

海水不干，海盗不断。由于海洋复杂地形的掩护，这海涯经常有恶鱼游窜的海盗，截渔船、抢鱼虾、劫女人至杀渔家，无恶不作。野媚还觉得，这艘海盗船头宽臀圆舱面开阔，桅杆上挂着银熠熠的流刺网，非常眼熟。对了！她想起来了，自己的乌艚船离开港湾时。这艘装扮成渔船的海盗船，也停在港湾里。海盗船只事先获悉她单人出海，才敢出来抢劫！是谁向海盗泄露的消息呢？她心里的疑云越聚越浓。

但是，猛恶的海盗在迫近，她已经没有时间多想了。海浪在膨胀，她的肺腑也在愤怒地膨胀。她推动离合器操纵杆，乌艚船如离弦箭闪闪逃飞。

乌艚驶离飞鲸海，刚想钻进一丛礁滩，依仗礁丝的掩护，甩掉海盗船。突然，那黑鳞鳞的礁滩里，由于海暴浪的震动，一群藏匿其间的恶鱼冲出来了。

这是能够拱翻渔船吞噬落海人的海蝎子，是似水蛇似陆蝎的丑物，蛇形的头部有渔筒大小，嵌着两只黄澄澄的怪眼，嘴里伸缩着尖细的毒舌。

前有巨大的毒蝎，后有疯狂的海盗，怎么办？

怒焰，燃得野媚的全身火燎燎的，连喉口也像在喷着烟火，双唇灼烫干渴。她需要淡水。不，确切地说她需要酒。对闯荡狂风恶浪的咸水人，酒是他们的生命火焰，酒是他们力量的源泉，酒是他们雄胆的催化剂。从小时候，父亲没有地方托付幼女，常常带野媚出来。嗜酒如命的父亲，可以不吃鱼虾，却不能没有烧酒。海洋里断了淡水时，小野媚常常偷喝父亲的酒。从那时起，酒也成了野媚的伴侣。尤其是卷海的暴风里刺天的浪峭尖闯险时，那个小不溜丢的酒瓶，却可以赋予她海一般的胆魄。此刻，她左手攥紧舵杆，微微地躬腰俯身，右手抽出后舷板夹缝里的酒瓶，瓶口戳嘴瓶底朝天，咕噜噜地灌了起来，右手一挥把酒瓶甩进大海。

她觉得酒性发作了。这酒性似乎像一种冷飕飕的寒气，从五脏六腑里飘逸出来，穿透全身的毛细孔，全身仿佛幻化成冷气团，浸在冷气团中央的

心灵，森冷且镇定地辘辘转动着。一抹冷笑从嘴角泛出来。

一条领头的海蝎蹿到船前了，那在波峰浪谷里一冲一冲的巨头，时时都准备凶猛地拱起船底龙骨，掀翻漂浪的乌艚。

野媚的双脚一腾跳，双腿在空中叉开八字形，右脚蹬中右舷板，左脚凭借来自右侧的蹬力，把舵杆蹬向左舷板，双脚成一字形横在空中了。这期间，她的双臂在空中一闪动，抓住挂在尾桅上的打鲨梭镖，随时准备戳开接近乌艚船的海蝎。

由于舵杆带动着水里的舵板向右转，船头在擦近海蝎的水面划出了一条银白而翻滚的弧线，船只右转弯的姿势快速掉头，竟然向穿波荡浪地冲来的海盗船驶去。而乌艚船臀部螺旋桨喷出的雪浪花和震耳的机器的轰鸣声，搅得海蝎们狂跳蹿地跟踪着船只，那情景仿佛是乌艚船变成了海蝎群的领头者，向着前边的海盗船扑过去了！

面对着带领海蝎群以鱼死网破的同归于尽的办法前来拼命的野媚，那两名海盗慌得魂飞魄散了，掌舵的瘫在舵位目瞪口呆瑟瑟发抖，另一个逃生鱼似的在船舷边窜来窜去。

海蝎群越冲越接近野媚的乌艚船了！

乌艚船率领的海蝎群冲近海盗船了！

在石崖崩塌似的撞击声里，乌艚船勇猛高昂的船头撞中海盗船的左舷，在右舷边惊慌失措的海盗全身一荡，猝不及防地倒栽出去，在海面溅起浑浊的浪花。

对人体气息有特异敏感的海蝎们，纷纷蹿向落水的海盗了，额顶额扎进那朵浑浊的浪花了！

海盗惨绝的喊声在水面回荡。

海蝎白刷刷的利牙撕咬着海盗的骨肉。

一股股红色的污血冲出海面。

连那只被乌艚船撞得激烈倾斜的海盗船，也被众海蝎围困着。掌舵的海盗这时才惊醒过来，知道是自己的船用柴油机的吼声招来了海蝎，他手忙脚乱地熄灭了机器，让船只在海面僵尸般地漂泊着。

野媚使用以恶制恶的手段，甩开了海蝎群和海盗船，乌艚船向远处海涯

冲去了。

后边的海盗船上，那位幸存的海盗，正朝着远去的野媚恨天恨地地吆骂：“咸水婊，今天的血债要你的血来偿还！老子和众多的闯海兄弟们，如果不将你碎尸万段，让鲸吞鲨咬，是软骨鱼的万代孙！”

二

浏园岛，几年前的“文革”时，还是荒滩箍岸，野礁丛生，岛峰光秃，鹰兀啼鸣。小岛山坳深处，茅屋低俯，枯草飞扬。有的渔家连茅屋都住不上，把海洋里的破船扛上礁岸，倒扣过来，船底朝天挡风雨，船舱当作灶房卧室，破舱口当门窗，年年月月，匍匐爬行着进进出出，过着棕蓑挡浪、网片御寒、潮涨与潮退点盐的咸苦日子。

可是，三中全会刚刚开过数载，浏园岛的景象已经焕然一新，昔日的茅屋船房不翼而飞了，代之而来的是鳞次栉比的钢筋水泥楼房。变化最大的是山坳脚延伸进大海的荒滩，最外沿砌起了一条数百米长的防坡堤，堤岸的花岗岩一律是粉红色，色彩鲜艳。汹汹的波涛被挡住了，堤岸内另有一番繁荣景象，靠近堤岸的是一排改造成海泥的草儿，有黄澄澄的蒲草、红绯绯的盐花、蓝湛湛的咸水英。草丛里边栽着几排抵挡腥风的木麻黄树，细针似的树叶儿密密麻麻。树排里边，座座花圃有秩序地排列着，其间开满海岛罕见的红茶花、绿牡丹、紫秋菊、蓝草儿、白云花，应有尽有，五彩缤纷。花簇草拥中，是一座全貌壮观造型奇异结构精致的楼房，三层高，圆拱形，弧状门窗，金漆辉煌，花案精美，房顶平台，一瓷盘一瓷盘的盆景，栽种着鲜花艳草，奇树怪土，美不胜收。房顶中央部位，直挺挺地竖起一块牌子，朝海的一面写着“浏园”。

好一座浏园岛里的浏园。它的主人就是富甲海涯的野媚的父亲刘橹头。几年来，刘橹头乘风破浪，借助三中全会的政策，承包捕鱼船闯海，建造加工船赚钱，举办运输船买卖，成为百万富翁。他不惜一掷千金，既不占寸土寸金的海岛土地，又建筑了这座花园式楼房，让自己和儿女过一截美好

光阴。

这天午后，野娟匆匆逃回浏园，父亲刘橹头和哥哥刘香火都在家。由于数十年风浪折腾，刘橹头近年来身患多种病症，使他迅速衰老，老腰佝偻，黑皱满脸，白发如霜，那深凹而灰暗的眼眸，预示着这个体魄雄伟的闯海硬汉，生命之火正在迅速地趋向熄灭。

刘香火双腿不长，却像粗壮的网桩分叉着；身体不高，犹如四四方方的立体，肩胛宽阔，胸背敦厚，这强壮的立方体上，却长着一副娃娃脸，圆溜溜，红润润，翘翘唇，尖尖鼻，眉毛弯弯，腮帮光光。因为这副幼稚的娃娃脸，让人猜不透他的年龄。有人议论，凭他的强壮体态，起码在海洋里打滚过多年，足有三四十岁。可瞧他的脸形，说他只有二十岁也不嫌小。反正刘香火的年龄像海雾里的帆影，朦朦胧胧。

刘香火正抓着一只彩鳞鱼，鱼儿全身镶着灿黄的银白橙红的鳞片，胜似美女鱼。刘香火看到野娟回家，手里的彩鳞鱼一松，差点滑落在地，他问：“娟妹，这趟出海是否顺风顺流？”

野娟径直走到父亲前边，脚跺得地皮发震，发出受委屈的孩童似的哭腔：“阿爸，你把船开到天涯海角去了？害得我成了恶鲨跟踪的鲜鱼饵！”

刘橹头一惊，急得抛掉手里的香烟，拉着爱女的手：“阿娟你怎么了？阿爸在渔市卖完鱼虾，拣了条近距离的险水道回家，没有走惯常的外海航路。你真的遇上恶鲨了？”

刘香火也凑过来：“不，娟妹可能遇到海盗了！”

野娟愤怒地一昂首，把遭遇海盗的经过说了一遍：“……哼，我是海盗的上辈祖母，他们想把我摺进鲸鱼嘴，我把他们塞入鲨鱼口了！”

刘香火惊得满脸泛青光：“那么说，娟妹子你真的让一个海盗葬身鱼腹了？”

野娟一撇嘴：“你信不过我？那你去跟海盗斗斗看。”

刘橹头异常激动，拳头一拍女儿的肩胛：“好！是咱闯海人的后代！咱们闯海人，遭遇海盗、风暴、恶鱼、海啸，都是经常的事，想避也避不开！只有摘下脑瓜儿当鱼叉，跟它拼一拼，不是鱼死就是网破！不过，娟儿啊，你虽然胜了一阵，可海盗是说要吃人肉就要吃人肉的狂贼啊！往后会继续残害

你啊！”

野媚心海的怒潮如浪涌：“我还会把小命当鱼叉，他们戳我一个伤口，我戳得他们满身的肉窟窿！”

刘橹头：“我闯海满辈子，和海盗拼搏了满辈子，深知他们的习性！光凭一股拼命精神，斗不过海盗。要斗恶鲨，就要比恶鲨更狠，更有心计！”

野媚沉思道：“我怀疑，那海盗船是从港湾里出去的，事先仿佛知道我的航行水路，才能埋伏在撑天礁截击我……”

刘橹头：“也许，他们想劫持你，让我拿出巨资给他们……”

父女俩议论着的时候，刘香火一边听着，一边用彩鳞鱼做鱼丸。他没有使用鱼刀，而是操动铁钩般的五指，狠力地一扒拉，把花艳艳的鱼皮揭了下来，露出白生生的鱼肉。又把食指硬挺挺地一竖，戳进鱼腹，猛地使劲，活生生地破开了鱼腹，手掌把鱼心鱼肠连根带蒂地扯了下来，又将鱼肉一块块地攥在手心，一下一下地捏着，鱼肉被捏成鱼浆了，鱼汁从手指缝渗了出来。

“阿爸，咸水人得有海性，出海敢斗海盗，下水敢杀鲸鲨，甬在家里谈虎色变了。海盗再来找我，无非再把小命撩一撩！”这时的野媚，大大咧咧地结束了和父亲的谈话，当她转身时，看到刘香火用那样的方法处置彩鳞鱼，不由惊叫：“哥，看你杀鱼的样，又狠又脏，叫人恶心！”

“小事一桩。”刘香火把鱼肉放进锅里，走到刘橹头旁边，说，“阿爸，妹妹的事情，还是按照我对你说的意见办，会平安无事的。”

刘橹头看了看女儿儿子，微笑道：“我虽然是走到棺材旁的咸水老汉，多少知道些青年人的道理，现在是新时代，青年人的事，由你们青年人决定。你们找个僻静处谈谈吧！”

刘香火兴奋地点着头。

野媚疑惑不解地看着父亲和刘香火。

次日早晨，在刘香火的提议下，来到卷浪滩捕捉美味珍贵的西施贝。兄妹俩挖出一个个扁圆形的西施贝；贝壳上缀着雪花状的菊花状的桃花状的花案，鲜美艳丽。刘香火突然喊起来：“媚妹，你快看……”

不远处雪浪滚滚的沙滩外沿，一个钱眼大小的西施贝栖息的沙洞旁，爬动着两只巨大的红螯天公蟹，雄蟹的巨螯有臂膀粗两尺长，螯尖是两剪刀

刃,蟹壳像块倒扣的鱼盆,两侧伸出八只螯脚,全身像染了赤丹似的,红通通的。雌蟹略小,和雄蟹唯一的区别是,雌蟹的身体是金红色。两只天公蟹各自舞动着一对大螯,挖掘着西施贝沙洞。雄蟹掘一会儿爬开休息,雌蟹紧接着干,互相轮流着,迅速地挖开了一个海碗大小的沙洞,巨螯从里面夹出了一只拳头般的花斑西施贝。

刘香火拉着野娟的手,走到西施贝沙洞旁,深有感触地说:“娟妹,你想看,天公蟹为什么这么快地挖掘到美味珍贵的西施贝?”

野娟抽回自己的手,不解地说:“你的意思是……”

刘香火笑:“它们靠的是雌雄合作。可以想象,这一雌一雄携手合作下去,它们将捕捉到更多的西施贝,它们会成为海洋里最富裕的人呢!”

野娟的思维格外敏感:“你指的是人!”

刘香火点头道:“妹子真是出奇的聪明人。昨天下午,阿爸说的话,你可以思悟了。阿爸把大批财产一分为二,由我们两人分别经营且继承。他不担心我,我是个撑得起局面创得开大道的汉子。他担心你,虽说,你不是个柔鱼般的弱女子,但你毕竟是个女子啊!我们的家乡地处偏僻荒凉的飞鲸海边沿。海里充满了海盗、恶鱼、风暴,让你一个女孩子领头在海洋创业,父亲和我提心吊胆啊!虽然说,我和你不是同胞兄妹,我是父亲从海洋里救上来的养子,可是,这些年来,我们兄妹朝夕相伴,情深义重。就是叫我为你去死,我都毫不犹豫地撩出六斤血。对你的安全,我是日夜操心。果然,昨天你刚刚承接家业,就遇到海盗了……”

野娟沉默地低下头,说:“你把意思说清楚些。”

刘香火连忙摇手:“不不,不是我的意思,是父亲的意思。他老人家为你好,说明只要我俩一辈子吃同锅的鱼虾,睡同一座船舱,他就安心养老了……”

野娟突地一昂头:“不!你干脆说,是你的意思。你难道不知道,阿爸什么事都依我,什么事都不会强加给我?哥,你想到咱们不是同胞那层了,我可没有想到那层。我一直把你当作亲哥哥。”野娟说到这,提高了声音,“哥,你知道我是女子的身,男子的性。近年来,你越过兄妹的情谊,想亲近我,已经不是一次了。如果你真情真意喜欢我,我倒要谢谢你。如果你想通过娶

我的途径,达到什么目的,嘿嘿……”野媚不明不白地笑了几声,攥起自己的拳头,在刘香火的鼻尖前晃了晃,“小心我撬破你的馋嘴!”

刘香火知道野媚的礁石柱般的性格,一下子扳不转她,连忙应道:“不敢!妹妹是烫人的渔火,我哪敢碰你!”他说着,脸上露出平常对待野媚的诙谐的笑容,眼光机智地一睨海面,看到一条异常猛烈的滚浪,如巨大的白毯席卷过来,他把野媚向滚浪一搯,自己随即装成救妹妹的姿态,紧跟着向前一扑,拦腰搂着了妹妹,两人一齐跌进了浪水里。在天旋地转的翻滚中,一种强烈的意识在他的脑海闪掠着,驱使他的双臂死死地箍着野媚的丰软的腰身,他的嘴脸更是趁机乱拱乱吻着野媚的嘴脸。昏眩中的野媚,也清晰地知道了发生的一切,她在挣扎躲闪之际,眼角瞅准另一条猛烈的卷龙浪,双脚一蹬松软的沙滩,连同搂着自己的刘香火,一齐扑进那道浪涛中,两人被浪力卷得向上一荡,双双砸在沙滩的高处了。躺在底下的刘香火被砸得连声呻吟:“啊哟……媚妹,刚才为了救你,差点被浪头卷进海底喂鱼了!”

野媚挣开他站起来,用脚乱踢刘香火的臀部:“你这坏货,哪有丝毫兄长的模样,看我收拾你……”

刘香火在沙滩上滚了几下,连爬带跳地立起身子,从背后抓住野媚的肩头,贪馋的双唇又颤又翘,哧地朝野媚的香腮吮了一下,悄声说:“媚妹,刚才这样做,可是兄妹式的嬉乐,不是夫妻的游戏。”

野媚显然冒火了,弯身抓起一块鹅卵石,向刘香火砸了过去,吆喊着:“看你敢不敢再碰我……”

刘香火闪开飞石,捂着血口哼叫:“媚妹,我是真心喜欢你……”他看到野媚又拾起石头追过来,吓得飞脚奔逃,遁入一片礁林中了。

看着刘香火逃窜的狼狈相,野媚又好气又好笑地一跺脚,站在沙滩上。一会儿后,她变成另一种形态:被清澈的浪水沐浴过的脸蛋,像贴上一层银闪闪的铂纸,显得异常妖艳的光彩;湿漉漉的银丝衣白绸裤,浸得像一层透明的蝉衣,紧贴着壮硕伟美的肉体,躯体的肌肤,映衬出白熠熠银晶晶的冰光雪色;静态中的她,犹如一尊娴雅而丰丽的玉观音。

野媚在静态里呆愣了一阵,这才回过神来,踱到一块伸进大海的黑礁上。

野娟的视界里,那片白茫茫的海天在变幻,化成一幕幕往昔的情景——

几年前的飞鲸海,波峰破水耸出,峰巅巍峨拱天。刚刚闯海致富的刘橹头父女,驾着新买来的渔船漂荡着,突然,野娟的尖脆的喊声,随着犀利的目光飞向海面:“阿爸,前边有海盗劫船杀人!”刘橹头一看,果然,有一条双帆双桅的海盗船,汹腾腾地驶近一条月牙形的渔舟,一个身材高大的海盗,凶猛地挥动着鱼叉,把渔舟上的渔人砸下了大海,海盗船拖着渔舟驶离行劫的水域,从渔舟落水的人影在滔滔浪丛中扑腾挣扎着。野娟看了看父亲,她的眼神似乎在说:“怎么办?”父亲刘橹头突然喊道:“娟儿,到舱里搬压舱石,准备拼斗!”野娟噗地跳进中舱。她抬头一看,父亲竟然砰地关闭了舱口盖板,挥动着船里的太平斧,封死了盖板。野娟喊叫着:“阿爸,放我出去!”刘橹头在舱面应道:“我救人的时候,如果海盗回来行凶,你千万不要出声!”野娟知道父亲要独个儿拼命,保存女儿。野娟钻出船舱时,看到自家的新船上站着落水人,奇怪的是,不远处的海盗船徘徊了一阵,竟然拖着渔舟冲向远海了。长着娃娃脸的落水人,瘫成湿漉漉的一堆,哀哀地号哭:“天啊,我这个没有父母没有兄弟姐妹的漂海孤儿,被抢走了比命还宝贵的海舟,我没有办法活了!我只有跳水葬海的路了!”野娟大声呼喊掌舵的父亲:“阿爸,同海同船人,他的命就是我们的命,救他到底!”刘橹头豪爽地一拍胸:“孩子,我刘橹头的心胸似海,满洋的后生都是海的儿子,你留在船里,当娟儿的哥哥吧!我刘橹头给娟儿吃鲜鱼,绝不会叫你盐卤!你的名字告诉我,日后也有个称呼。”落水人又跪又拜:“好人啊,你是我的阿爸,我是您的儿子,往昔的孤儿的苦名不足提了,眼前只求阿爸替儿子起名字!”刘橹头咯咯一笑:“好!我姓刘,谐音留。咸水人有儿子继承香火是大喜事,你就叫刘香火吧,替我们刘家传香火。”“咯咯咯,香火哥哥……”野娟的兴奋的笑声,荡得满海的浪花绽放着……

刘香火到达刘家后,操船出海,撒网捞鱼,加工鱼虾,运输出卖,样样都是行家里手。全家三口在富裕祥和生活中生活着。但是,凭着野娟的敏锐感觉,刘香火对待自己的态度,渐渐地超越了兄长的界限,越来越亲近自己。一次,他腮帮一鼓,告诉野娟:“娟妹,我的腮帮似乎有些发肿发痛。”野娟信以为真:“平白无故的,怎么会发肿发痛呢?”刘香火:“你替我摸摸看,有没有肿

块？”野娟的手掌轻轻地抚摸着他的腮帮，没有异常的感觉。她觉得，刘香火喷到自己手上的呼气，又快又粗又热。又一次，刘香火拼命地揉着右眼说：“娟妹，一颗沙粒飞进我眼里了，请你用舌尖舔出来。”野娟看他的右眼揉得红红的，连忙用双手掰开他的眼睑，伸出自己的颤颤的舌尖，舔着他的眼眸。“娟妹，再舔舔，再舔舔，舒服极了。”刘香火呢喃着，竟把脸庞向她凑来。野娟觉得自己的香颈痒痒的，一看，刘香火的嘴唇竟吮着自己的香颈。她这才恍然大悟，自己上当了。急得她抡起拳头，噗地砸中刘香火的嘴：“我砸扁你的馋嘴毒舌！”

自从那次上当后，她对刘香火警觉地保持着距离。没有想到，今天又让他借助滚浪的力量占了便宜。这时，她回忆着过去，想着今天的情景，心绪纷乱而迷茫。几年来，她一直把刘香火当成自己的亲哥哥。她没有同胞兄弟，感情境界有一块是虚无的。遇到刘香火后，心灵得到充实和欢乐。然而，刘香火却冲破了这种感情界限，在她的平静如镜的处女海，激起了一阵涟漪：刘香火想娶我？！该怎么办？如果他像影儿跟船似的追踪着我，怎样回复他？他和我同家生活，想避也避不开。像他那样的遭难孤儿，想想也可怜，希望寻找终身的伴侣，也是情理中的事。我那样待他，似乎太过分了。不过，谁叫他专要不正经的小心眼，活该，咯咯咯……

想到这里，野娟自乐地笑出声来了。

三

距离飞鲸海东侧数十里的地方，有一座海盗洋。古往今来，由于它四周围绕着凶险的水域，从外界很难进入其间，所以常常成为海盗聚会的地方。

这时，一伙海盗的头儿洪舵，乘船来到海盗洋，接应前往袭击海船的海盗。

这伙海盗，组织严密，成员遍及广袤的东海涯，甚至在大陆和海岛都埋伏着爪牙。他们行动隐蔽，每一趟有计划的袭击，都是洪舵和参与者单线联系，其余海盗绝对不许过问。因此，他们制造了一起又一起震撼海涯的凶

案，政府迄今没有破获。

洪舵乘坐的是被防腐的柏油涂得通体漆黑黝亮的阔头船。阔头船呈长方形，头尾和中舱同样宽度，船底平坦，整棵整棵的杉木嵌成，这种船只只是海涯的家船，全家终年生活在船里，甚至当强海暴袭来时，因为船体牢固，具有在狂风恶浪里保护平稳的结构，不用进渔港避风。阔头船和普通渔船相异的是，装有同船只吨位成反比的大马力柴油机，便于在危急中逃之夭夭。船头左右侧还突出两根羊角般的“鹿桩”，仿佛是使其他的海盗船容易辨识它。

阔头船里生活着三个人。

男主人是洪舵，因为他是这一带海盗的掌舵人，海盗们称他舵老。中等偏高的身材，裹着染过熟桐油的橙黄色宽筒笼裤和斜襟渔衣，十足的咸水人打扮。苍黄的长刀形脸庞，满是风浪的利刃刻下的皱纹和岁月的墨笔蘸出的老斑，唯有腮帮斜斜的突突的肉腱，显露出刚猛凶悍的意志。

这个令广袤海涯的咸水人闻名丧胆的海盗头子舵老，虽然像黑海蟒那样凶猛，但他在海盗船组织了一个家庭。此刻，他的妻子洪娘在阔头船里。洪娘原名花珊，充当舵老的妻子后，被人尊称为洪娘。洪娘比舵老年轻得多，四十多岁的妇人，看上去只有三十出头，身段保持着曲线分明的窈窕，高卷袖口的双臂却长着显示粗野的男性标志的又密又黑的绒毛；她的形貌，简直是美和丑的结合体。

舵老的儿子洪丁，已经离开阔头船两年多了。每当前来接受舵老罪恶命令的海盗们询问：“舵老，小丁爷到哪里去了？”舵老总是阴诈地应道：“他像一条剑鱼，射进巨鲸的腹中，会给兄弟们捕获大鱼，带来金银财宝呢。”海盗们慑于舵老的笼盖海洋的威势，不敢多探洪丁的下落。连洪丁的生母洪娘，只知道洪丁潜往繁荣陆地，受命夺取一笔巨大的财富。

海盗洋和飞鲸海之间，隔一片辽阔而凶器的险滩。一丛黑嶙嶙的礁屿石柱里，慌巴巴地荡出一条渔船，船只的尾舷灯柱和中舱桅杆上，张挂着碧熠熠的绿丝流刺网。显然，流刺网是伪装品，驾驭船只的是海盗屠明。屠明原是一座海岛的渔业队人员，因为贪污集体出卖鱼虾的巨款，被清查败露，携款下海逃窜，来到飞鲸海，投奔舵老一伙。

流网船发出器器的荡浪声拢近了阔头船，阔头船上的舵老一努嘴，洪娘